

五朝名臣言行錄

三朝名臣言行錄

十八

五之三

御史中丞呂公

公名誨字獻可正惠公之孫登進士第
歷旌德扶風主簿遷雲陽令知翼城縣
簽書定國軍節度判官知大通監召入
為殿中侍御史出知江州復召還臺
英宗即位同知諫院兼侍御史知雜事
出知蘄州徙晉州 神宗初召為鹽鐵
副使擢天章閣待制復知諫院遷諫議
大夫權御史中丞出知鄧州提舉西京

崇福宮致仕熙寧四年卒年五十八

獻可幼孤自力為學家於洛陽性沉厚不妄

交遊洛陽士人徃徃不之識

司馬溫公撰墓誌

召入為殿中侍御史彈劾無所避充國公主
仁宗之愛女下嫁李瑋薄其夫家嘗因忿
恚夜開禁門入訴於 上獻可奏宿衛不
可不嚴公主夜叩禁門者不當聽入并
劾奏公主閤官者竄逐之會有新除樞密
副使者當時人有疑論獻可與其僚直以
衆言陳 上前謂必不可留章十七上卒

與俱罷

墓誌

同知諫院時 上有疾 太后權同聽政內侍都知任守忠久用事於中 上之立非守忠意乘此與其徒間搆兩宮造播惡言中外恟懼獻可連上 兩宮書開陳大義辭情切至由是慈孝益篤讒言不得行上疾久未平獻可請蚤建東宮以安人心既而 上小瘳謙默未可否事獻可屢乞親萬機攬威福延近臣通下情又請太后間數日一御東殿漸遠庶務自謀安佚會

小旱因請 上親出禱雨使外疑釋然太后既歸政獻可復言於 上今雖專聽斷 太后輔佐 先帝久多閱天下事事之大者猶宜關白咨訪然後行示不敢專以報盛德任守忠謀不售而懼乃更巧爲諂諛求自入於 上獻可曰是不可使久處左右亟言 上數其前後巨惡并其黨史昭錫竄南方因上言大姦已去其餘白日憑恃無禮者宜一切縱捨勿念以安反

側

墓誌

執事建言欲如漢氏故事推尊濮安懿王獻
可率僚屬極陳其不可且請治執政之罪
積十餘章不聽乃求自貶又十餘章懷知
雜御史勅告納 上前曰臣言不效不敢
居其位 上重違大臣又嘉臺官敢直言
章留中不下還其勅告屢詔令就職獻可
與僚屬具錄所上奏草納中書稱不敢奉
詔固請即罪 上不得已聽以本官出知

蘄州

墓誌

治平元年余與孫覺皆編校史館書籍直舍

相對覺過余言曰聞臺官以數言事不用
相約以謂言小事不足決去就當共爭濮
王事不聽則決去蓋是時知雜御史呂誨
呂大防范純仁等與諫官司馬光數論孫
固庸回王廣淵姦邪不當用其言愈切而
用之愈堅事如此類者甚衆凡臺諫官入
輒以進呈訖寢之時人謂之訖了范純仁
言臺吏亦爲之沮赦每白御史曰某事又
訖了也蓋執政方恃權欲一切以阻言者
而言者以不能塞駭爲慙且憤故相約如

此覺語余時正月初五六間也後數日果聞臺官論濮王事甚急至上元後誨等䟽已七八上不聽遂皆納勅告求罷去家居不復供職而執政方密啓令禁中自定議尊濮王爲皇故誨等云曾公亮趙槩對范純仁等言禁中已自商量則知大臣陰與計謀蓋謂此也是月二十間天章閣賞小桃因以勸 太后 太后有酒所卧閣中內臣高居簡入褰 太后寢幃 太后驚起坐居簡與御藥蘇利涉從 上至 太

后榻前拜以書一封進 太后求一押字太后酒未解不知書所言何事遂從之故誨等䟽云蘇涉高居簡眩惑 皇太后蓋謂此也既而書出乃 太后命中書尊濮王爲皇等事明日遂奉行 太后始知京師誼然下至閭巷亦以爲不可 太后力爭不已二十二日乃下詔罷濮王稱皇等事范純仁等欲起供職呂誨曰稱親猶爲吾徒言不用也遂以前後所上九䟽乞付中書求去而誨等遂皆絀矣蓋自至和以

後 仁宗雖嘗屬疾然在位久熟知人情
僞與群臣材性之善惡故雖委事大臣而
聽用臺諫官廣開言路使耳目無壅蔽大
臣有不法者輒去之故任者雖專亦不能
自肆治平初 英宗新即位多不豫任事
益專始欲快意因用王疇為樞密副使知
制誥錢公輔封還辭頭遂絀公輔為滁州
團練副使知制誥祖無擇亦封還辭頭又
罰無擇銅三十斤而制遂行是時凡臺諫
官言事一切不聽或盡逐臺官不留一人

京師為之語曰絕市無臺官其蔽至於如
此然 人主猶采物論朝廷正人未盡去
公議有所屬故言事者斤逐相望而後來
者其言愈厲至濮王之事執政議稱王為
考是也遂欲稱王為伯陋矣蓋兩言者各
率其私意而不知考據於載籍皆不學之
過故各有得失然爭論至於紛紜連年洵
洵者蓋由言路不通人情憤惋故至於此
者皆執政自用好勝激之使然也
南豐雜識
呂獻可以追尊濮園事擊歐陽公如曰首開

邪議妄引經證以枉道悅人主以近利
負先帝者凡十四章具載獻可奏議中
司馬文正作序乃首載歐陽公諫臣論以
為誠言文正之意以獻可能盡歐陽公所
書諫臣之事使歐陽公無得以怨歟抑以
歐陽公但能言之獻可實能行之也不然
獻可排歐陽公為邪反以歐陽公之論序
獻可之奏又以為誠言可乎歐陽公晚著
濮議一書專與獻可諸公辨獨歸過獻可
為甚矣

邵氏
後錄

上素聞其彊直擢為天章閣待制復知諫院
遷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是時有侍臣棄
官家居者朝野稱其材以為古今少倫
天子引叅大政眾皆喜於得人獻可獨以
為不然眾莫不怪之居無何新為政者恃
其材棄眾任已厭常為竒多變更祖宗
法專汲汲歛民財所愛信引拔時或非其
人天下大失望獻可屢爭不能得乃抗章
悉條其過失且曰誤天下蒼生必此人如
以居廟堂必無安靜之理又曰天下本無

事但庸人擾之 上遣使諭解獻可執之

愈堅乃罷中丞出知鄧州

墓誌

熙寧間王介甫初拜叅知政事 神考方厲精求治一日紫宸早朝二府奏事頗久日刻旣晏例隔登對官於後殿湏 上更衣復坐以次贊引時呂獻可任御史中丞將對於崇政而司馬溫公爲翰林學士侍講邇英閣亦將趨資善堂以俟宣召相遇於路並行而北溫公密問曰今日請對欲言何事獻可舉手曰袖中彈文乃新叅也溫

公憚然曰以介甫之文學行義命下之日衆皆喜於得人奈何論之獻可正色曰君實亦爲此言耶王安石雖有時名 上意所向然好執偏見不通物情輕信難回喜人佞已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踈若在侍從猶或可容置諸宰府則天下必受其弊矣溫公又諭之曰與公素爲心交苟有所懷不敢不盡今日之論未見有不善之迹似傷忽遽或別有章疏願先進呈姑留是事更加籌慮可乎獻可曰 上新嗣位富

於春秋朝夕所與謀議者二三執政而已
苟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心腹之疾治之
惟恐不及顧可緩邪語未竟閣門吏抗聲
追班乃趨而去溫公退自經筵默坐玉堂
終日思之不得其說既而縉紳間寢有傳
其章疏者往往偶語竊議疑其太過未幾
聞中書置三司條例司平日介甫之門躁
進諂諛之士悉辟召爲僚屬日相與講議
於局中以經綸天下爲己任始變更 祖
宗法專務聚斂造出條目頒於四方妄引

周官蔽其誅剝之實輔弼大臣異議不可
回臺諫從官力爭不能奪州縣監司奉行
微忤其意則譴黜隨之於是百姓騷然矣
然後前日之議者始愧仰歎服以爲不可
及而獻可終緣茲事出知鄧州嗚呼行僻
而堅言僞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唯孔
子乃能識之雖子貢之賢有所不知也方
介甫自小官以至禁從其學行名聲暴著
於天下久矣士大夫識與不識咸想聞其
風且曰朝廷不用則已用之則必能推其

所學以致太平及叅大政中外相賀而獻
可獨不以爲然衆莫不怪之已而考其行
事卒如所料非明智不惑傑出於世俗之
表何以及此易曰知機其神乎又曰幾者
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獻可有焉温公旣
辭副樞之命退居洛陽每論當世人物必
曰呂獻可之先見范景仁之勇決皆予所
不及心誠服之故作范景仁傳蓋景仁之
勇決得温公之傳而後明獻可理文雖亦
成於公手然止載其平生大節而自相論

難之語不欲詳著故獻可之先見天下莫
有知者予嘗從學於温公親聞其說懼賢
者之高論遠識遂將淪沒無傳於世乃書

蜀公之傳後以貽樂善之君子云

劉諫議集
又聞見

錄云 神宗天資節儉因得老宮人言 祖宗時妃
嬪公主月俸至微嘆其不可及王安石獨曰 陛下
果能理財雖以天下自奉可也帝始有意主青苗助
役之法矣安石之術類如此故呂誨中丞彈章曰外
示朴野中
懷狡詐

獻可雖在外遇朝廷有大得失猶言之不置
會有疾奏乞閑官歸鄉里朝旨未許乃乞

致仕

墓誌

初正惠公薨其家日益貧獻可既仕常分俸之半以給宗族之孤嫠者室無餘貲所以自奉養至儉薄其治民主於惠利而疾姦暴大抵槩以公平故所至人安之屢爲言職其奏草存可見者凡二百八十有九歷觀古人有能得其一二已可載之列傳垂示後世在獻可曾何足道前後三逐皆以迕犯大臣所與敵者莫非秉大權天子所信嚮氣勢軋天下獻可視之若無所睹正色直辭指數其非不去不已旁側爲之股

栗而獻可處之自如平居容兒語言恂恂和易使之不得位於朝人不過以謹厚長者名之而已矣及遇事苟義所當爲疾趨徑前如救焚溺所不當爲畏避遠去如顧陷穽惟恐墜焉晚年病卧洛陽猶旦夕憤嘆以天下事爲憂過於在位任其責者曾不念其身之病子孫之貧也嗚呼今之世愛君憂民發於誠心無所爲而爲之可已而不已始終不變有如獻可者能幾人邪故其沒之日天下識不識皆咨嗟痛惜彼

其心豈獨私於獻可哉

墓誌

獻可病自草章乞致仕曰臣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術乖方殊不知脉候有虛實陰陽有逆順診察有標本治療有先後妄投湯劑率任情意差之指下禍延四枝寢成風痺遂艱行步非祗憚踈盤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勢已及此爲之奈何雖然一身之微固未足恤其如九族之託良以爲憂是思納祿以人偷生不俟引年而還政蓋以一身之疾喻朝政之病也温公康節日就卧

內問疾獻可所言皆天下國家之事憂憤不能忘未嘗一語及其私也一日手書託温公以墓銘温公亟省之已瞑目矣温公呼之曰更有以見屬乎獻可復張目曰天下事尚可爲君實勉之温公誌其墓未成河南監牧使劉航仲通自請書石旣見其文遲回不敢書仲通之子安世曰成吾父美可乎代書之仲通又陰祝獻可諸子勿摹本恐非三家之福時用小人蔡天申爲京西察訪置司西都天申厚賂鑄工得本

以獻安石天申初欲中溫公安石得之掛
壁間謂其門下士曰君實之文西漢之文
也獻可忍死謂溫公以天下尚可為當自
愛後溫公相天下再致元祐之盛獻可不
及見矣天下誦其言而悲之至溫公薨獻
可之子由庚作挽詩云地下若逢中執法
為言今日再昇平記其先人之言也

聞見外

司馬文正公銘公之墓曰有宋名臣言正惠
公之孫以忠直敢言克紹其門位則不究
道則不負年則不壽名則不朽嗚呼為人
臣為人嗣始終無愧能底于是可謂備矣

五之四

御史中丞彭公

公名思永字季長吉州廬陵人中天聖五年進士第歷知南海分寧縣通判睦州知潮州召爲侍御史出守宣州爲湖北益州路轉運使權知成都府召還爲戶部副使以天章閣待制充陝西都轉運使知瀛州 英宗即位徙知江寧府召權御史中丞 神宗初降授給事中知黃州徙太平亳揚三州熙寧三年以戶部侍郎致仕卒年七十一

南海分寧素號難治前令比以罪去民化公之誠相戒以毋犯法至於無訟旣又通判睦州會台州大水監司奉詔以公攝守事公悉心救養不憚勞苦至忘寢食盡葬溺死者爲文以祭之問疾苦賑飢乏去盜賊撫羸弱民貧不能營葺者命工伐木以助之數月而公私之舍畢復人安其居公視故城庫壞曰郡瀕海而無城此水所以爲害也程役勸功民忘其勞城成遂爲永利

移知潮州潮民歲苦脩堤之役吏緣爲姦貧者尤被其害公爲之法役均而費省民

大悅

明道先生
撰行狀

召爲侍御史極論內降授官賞之弊以謂斜封非公朝之事 仁宗深然之皇祐祀明堂前一日有傳赦語百官皆得遷秩者公方從駕宿景靈宮亟上言不宜濫恩以益僥倖旣肆赦果然時張堯佐以妃族進王守忠以親侍帷幄被寵叅知政事闕負堯佐朝暮待命守忠亦求爲節度使物議謹

動公帥同列言之皆曰宜待命行公曰宜以先事得罪命出而不可救則爲朝廷失矣遂獨抗疏極言至曰 陛下此行此覃恩無意孤寒獨爲堯佐守忠故取悅衆人耳且言妃族秉政內臣用事皆非國家之福疏入 仁宗震怒人皆爲公危之公曰苟二人之命不行雖赴鼎鑊無恨於是御史中丞郭勸諫官吳奎皆爲 上言其忠當蒙聽納不宜加罪 仁宗怒解而堯佐守忠之望遂格公猶以沈恩罷臺職

行狀

公爲荆湖北路轉運使至部奏黜守令之殘
暴疲懦者各一人而八州知勸時大農以
利誘諸路使以羨餘爲獻公曰哀民取賞
吾不忍爲遂無所獻

狀行

成都闕守詔公權領府事有吏盜官錢千緡
付獄已三歲猶縱其出入自若者公命窮
治之一日而獄具蜀人以交子貿易皆藏
於腰間盜善以小刃取之於稠人中民病
苦之公得其狀即捕獲一人使疏其黨類
得十餘輩悉黥隸諸軍盜者遂絕二罪而

人知畏法蜀乃大治歲有中貴人祠峩嶓
常留成都中數十日誅取珍貨竒玩例至
數百萬錢一出於民間公命三省其二使
者恨怒而去公不之顧

狀行

河朔謀帥以公鎮高陽時狃於承平治兵者
鮮明紀律而三關爲甚公爲帥方重嚴正
犯者頗以軍法從事驕兵大戢河北舊以
桑麻爲產籍之高下民懼不敢藝植故益
貧公奏更其法自是絲績之利歲歲增益

狀行

召權御史中丞時追崇濮園大號復有稱親之議諫官御史以典禮未正相繼論列者六七人皆以罪去公始拜中司力陳其不可且請召還言事者上未之察更為疏極論其事言益切至英宗深加聽納事幾施行而大臣持之甚力故不果公因求解憲職以章言者五進見而面陳者多至不記會英宗不豫公憂懼不復言

先生集代彭中丞奏云濮王生陛下而仁宗皇帝以陛下為嗣承祖宗大統則仁廟陛下之皇考陛下為仁廟之適子濮王陛下所生之父於屬為伯陛下濮王出繼之子於屬為姪此天

五書十一 王之四 曰

地大義生人大倫如乾坤定位不可得而變易者也固非人意所能推移苟亂大倫人理滅矣陛下仁廟之子則曰父曰考曰親乃仁廟也若更稱濮王為親是有二親則是非之理昭然自明不待辯論而後見也然而聖意必欲稱之者豈非陛下大孝之心義雖出繼情厚本宗以濮王寔生聖躬曰伯則無異於諸父稱王則不殊於君列思有以尊大使絕其等倫如此而已此豈陛下之私心哉蓋大義所當典禮之正天下之公論而執政大臣不能將順陛下大孝之心不知尊崇之道乃以非禮不正之號上累濮王致陛下於有過之地失天下之心貽亂倫之咎言事之臣又不能詳據典禮開明大義雖知稱親之非而不知為陛下推所生之至恩明尊崇之正禮使濮王與諸父夷等無有殊別此陛下之心所以難安而重違也臣以為當以濮王之子襲爵奉祀尊稱濮王為濮園大王如此則負然殊號絕異等倫凡百禮數必皆稱情請舉一以為率借如既置嗣襲必伸祭告當曰姪嗣皇帝名敢昭告于皇伯父濮園大王自然在濮王極尊崇之道於仁皇無嫌二之失天理人心誠為允合不獨正今日之事可以

為万世之法復恐議者以大字為疑此則不然蓋繫於濮國下自於大統無嫌矣

御史蔣之奇奏發大臣陰事欲扳公為助乃曰公嘗言之公亦謂惟箔之私非外人所知誠難究詰然亦有以取之故謗言一興而人以為信且其首為濮園議違典禮以犯衆怒不宜更在政府執政以之奇所論冥昧不可質迫公言其所從來三問而公奏益急且曰風聞者以廣聰明也今必問其所從來因而罪之則後無聞矣寧甘重謫不敢廢國家開言路之法因極陳大臣

朋黨專恣非朝廷計翌日降授給事中知

黃州

行狀

公仁厚誠恕出於自然年八九歲時從尚書出官岳州晨起將就學舍得金釵於門外默坐其處以伺訪者有一吏徘徊久之問故果墜釵者也公詰其狀驗之信即出付之吏謝以數百金公笑不受曰我若欲之取釵不過於數百金取吏嘆駭而去始就舉時貧無餘貲惟持金釧數隻棲於旅舍同舉者過之衆請出釧為翫客有墜其一

於袖間者公視之不言衆莫知也皆驚求之公曰數止此耳非有失也將去袖釧者揖而舉手釧墜於地衆服公之量居母喪貧甚鄉人爭饋之皆謝去後居顯仕自奉養不改其素平生無聲色竒巧之翫其氣守高爽議論清澹而端莊恭謹動必由禮未嘗有愷慢之色戲侮之言見者皆知畏重然襟度夷曠不可澄撓人莫見其喜怒之變遇事明白不事標飾接人無貴賤高下一以忠信爲政本仁惠吏民愛之如父

母惟不喜矯情悅衆揚已取譽常曰牢籠之事吾所不爲居憲府多所論奏未嘗以語人或疵其少言惟謝之終不自辨每謂人曰吾不爲它學但幼即學平心以待物耳又常教其子弟曰吾數歲時冬處被中則知思天下之寒者矣其本源如此故仁恕之善見於天下而人推其誠長者至其持守剛勁喜善嫉惡而勇於斷決則不可以勢利誘不可以威武移潮州宅舊傳多怪前後守臣無寧處者公迄去未嘗問其

其有無其達理守正若此凜乎其丈夫也

五之五

內翰蜀郡范忠文公

公名鎮字景仁成都華陽人中進士第
爲新安主簿召試擢館閣校勘除直祕
閣開封府推官擢知諫院改集賢殿修
撰修起居注知制誥遷翰林學士出知
陳州復入翰林爲學士兼侍讀知通進
銀臺司尋以本官致仕 哲宗即位遷
光祿大夫拜端明殿學士兼侍讀固辭
改提舉嵩山崇福宮數月復告老以銀
青光祿大夫致仕元祐三年卒年八十

景仁少舉進士善文賦場屋師之爲人和易
脩敕薛簡肅公宋景文公皆器重之補國
子監生及貢院奏名皆第一故事殿廷唱
第過三人則爲奏名之首者必抗聲自陳
以祈恩雖考校在下天子必擢寘上列以
吳春卿歐陽永叔之耿介猶不免從衆景
仁獨不然左右與竝立者屢趣之使自陳
景仁不應至七十九人始唱名反之景仁

出拜退就列訖無一言衆皆服其安恬自
是始以自陳為恥舊風遂絕司馬公作傳

參知政事王公薦召試學士院詩用彩霓字
學士以沈約郊居賦雌霓連蜷讀霓為入
聲謂景仁為失韻由是除館閣校勘殊不
知約賦但取聲律便美非霓不可讀為平
聲也當時有學者皆為景仁憤鬱而景仁
處之晏然不自辨為校勘四年應遷校理
丞相龐公薦景仁有美才不汲汲於進取
特除直祕閣傳

上疏論民力困弊請約 祖宗以來官吏兵
數酌取其中為定制以今賦入之數十七
為經費而儲其三以備水旱非常又言古
者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鹽鐵轉運或
判戶部度支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
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益無窮
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請使中書樞密
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同制國用

翰撰墓誌

蘇內

葬溫成皇后太常議禮前謂之園後謂之園

陵宰相劉沆前爲監護使後爲園陵使公言嘗聞法吏舞法矣未聞禮官舞禮也請詰問前後議異同狀又請罷焚瘞錦繡珠玉以紓國用從之

墓誌

文彥博富弼入相百官郊迎時兩制不得詣宰相居第百官不得間見公言隆之以虛禮不若開之以至誠乞罷郊迎而除謁禁以通天下之情

墓誌

議減任子及間歲取士又乞令宗室屬疎者補外官 仁宗曰卿言是也顧恐天下謂

朕不能睦族耳公曰 陛下甄別其賢者顯用之不沒其能乃所以睦族也雖不行至熙寧初卒如公言

墓誌

仁宗性寬容言者務許以爲名或誣人陰私公獨引大體略細故時陳執中爲相公嘗論其無學術非宰相器及執中嬖妾笞殺婢御史劾奏欲逐去之公言今陰陽不和財匱民困盜賊滋熾獄犴充斥執中當任其咎閨門之私非所以責宰相識者諱之

墓誌

仁宗即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嘉祐初得疾中外危恐不知所爲公獨奮曰天下事尚有大有大於此者乎即上疏曰太祖捨其子而立太宗此天下之大公也周王旣薨真宗取宗室子養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也願陛下以太祖之心行真宗故事擇宗室賢者異其禮物而試之政事以系天下心章累上不報因闔門請罪會有星變其占爲急兵公言國本未立若變起倉卒禍不可以前料兵孰急於此者乎今

陛下得臣疏不以留中而付中書是欲使大臣奉行也臣兩至中書大臣皆設辭以拒臣是陛下欲爲宗廟社稷計而大臣不欲也臣竊原其意特恐行之而陛下中變耳中變之禍不過於死而國本不立萬一有如天象所告急兵之憂則其禍豈獨一死而已哉夫中變之禍死而無愧急兵之憂死且有罪願以此示大臣使自擇而審處焉聞者爲之股栗除兼侍御史知雜事公以言不從固辭不受執政謂公

上之不豫大臣嘗建此策矣今間言已入
為之甚難公復移書執政曰事當論其是
非不當問其難易速則濟緩則不及此聖
賢所以貴機會也諸公言今日難於前日
安知他日不難於今日乎凡見 上面陳
者三公泣 上亦泣曰朕知卿忠卿言是
也當更俟三二年凡章十九上待罪百餘
日鬚髮為白朝廷不能奪乃罷知諫院改
集賢殿修撰判流內銓修起居注除知制
誥公雖罷言職而無歲不言儲嗣事以

仁宗春秋益高每因事及之輿以感動
上心及為知制誥正謝上殿面論之曰
陛下許臣今復三年矣願早定大計明年
又因拾享獻賦以諷其後韓琦卒定策立

英宗

墓誌。又溫公日錄云先是王純臣為潤王宮
教授數譽濮王之子某之賢於兄伯庸且曰某

幼時

上養之如子其妃高氏曹后之甥也字洸洸
幼亦在宮為養女 上嘗戲謂后曰他日當以洸洸

嫁某

吾二人相與為姻家又曰洸洸異日有皇后分
既長出宮遂成昏若勸 上建以為嗣勢易助也由

是政府皆屬心文公又使任乃乎往來與景仁謀
上初甚開納已而為宦官宮妾所間浸有難意兩府

共議其事樞密使王德用舉手加頂曰若立太子置
此菩薩於何地由是議亦不合事浸沮壞景仁數問

文公文公曰事不諧矣景仁曰奏疏何在曰炳之矣
於是景仁凡上六七章不報及家居待罪乞落諫職

除已蜀一郡時八月也又上六十七章不報及出復錄前後所上章乞對面陳之且求外補上許之景仁乞使中使傳宣中書上令景仁自語之富公曰已不用嘉謀又出諫官不可未幾乃有修撰之命

英宗即位中書奏請追尊濮安懿王下兩制議以為宜稱皇伯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詠執政意更下尚書省集議已而臺諫爭言其不可乃下詔罷議令禮官檢詳典禮以聞公時判太常寺率禮官上言漢宣帝於昭帝為孫光武於平帝為祖其父容可以稱皇考然議者猶非之謂其以小宗而合大宗之統也今陛下既考仁宗又考

濮安懿王則其失非特漢宣光武之比矣凡稱帝若皇考立寢廟論昭穆皆非是於是具列儀禮及漢儒論議魏明帝詔為五篇奏之

墓誌

以草制違故事出知陳州陳飢公至三日發庫廩三萬貫石以貸不及奏監司繩之急公上書自劾詔原之是歲大熟所貸悉還陳人至今思之

墓誌

王安石為政始變更法令改常平為青苗法公上疏曰常平之法始於漢之盛時視穀

貴賤發歛以便農末最爲近古不可改而青苗行於唐之衰亂不足法且 陛下疾富民之多取而少取之此正百步與五十步之間耳今有二人坐市賈一人下其直以相傾奪則人皆知惡之其可以朝廷而行市道之所惡乎疏三上不報邇英閣進讀與呂惠卿爭論 上前因論舊法預買紬絹亦青苗之比公曰預買亦敝法也若陛下躬節儉府庫有餘當并預買去之奈何更以爲比乎韓琦上疏極論新法之害

安石使送條例司疏駁之諫官李常乞罷青苗錢安石令常分析公皆封還其詔詔五下公執如初司馬光除樞密副使光以所言不行不敢就職詔許辭免公再封還之 上知公不可奪以詔直付光不由門下公奏由臣不才使 陛下廢法有司失職乞解銀臺司許之會有詔舉諫官公以蘇軾應詔而御史知雜謝景溫彈奏軾罪公又舉孔文仲爲賢良文仲對策極論新法之害安石怒罷文仲歸故官公上疏爭

之不報時年六十三即上言臣言不行無
顏復工於朝請致仕疏五上最後指言安
石以喜怒爲賞罰且曰 陛下有納諫之
資大臣進拒諫之計 陛下有愛民之性
大臣用殘民之術安石大怒自草制極口
詆公落翰林學士以本官致仕聞者皆爲
公懼公上表謝其略曰雖曰乞身而去敢
忘憂國之心又曰望 陛下集群議爲耳
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爲腹心以養和
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安石雖詆之深人

更以爲榮焉

墓誌

公旣得謝蘇軾往賀之曰公雖退而名益重
矣公愀然不樂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
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
獨不得爲此命也夫使天下受其害而吾
享其名吾何心哉軾慙而退

墓誌

景仁旣退居有園第在京師專以讀書詩賦
自娛客至無貴賤皆野服見之不復報謝
故人或爲具召之雖權貴不拒也不召則
不往見之或時乘興出遊則無遠近皆往

嘗乘籃輿歸蜀與親舊樂飲賑施其貧者
周覽江山窮極勝賞期年然後返年益老
而視聽聰明支體尤堅彊嗚呼曷使景仁
枉道希世以得富貴蒙屈辱任憂患豈有
今日之樂邪則景仁所失甚少所得殊多
矣詩云愷悌君子神所勞矣又曰樂只君
子遐不眉壽景仁有焉

生既福天也吾其如天何同天節乞隨班上壽許之遂著為令

傳○又墓誌云或勸公稱疾杜門公曰死

初 英宗即位祔 仁宗主而遷 僖祖及

神宗即位復還 僖祖而遷 順祖公上

三百五

五之五

九

余

言 太祖起宋州有天下與漢高祖同

僖祖不當復還乞下百官議不報及上

即位公又言乞遷 僖祖正 太祖東嚮

之位時年幾八十矣韓維上言公在 仁

宗朝首開建儲之議其後大臣繼有論奏

先帝追錄其言存沒皆推恩而鎮未嘗以

語人人亦莫敢為言者雖顏子不伐善介

子推不言祿不能過也悉以公十九疏上

之拜端明殿學士墓誌

元祐初首以詔起公曰西伯善養二老來歸

漢室卑詞四臣入侍爲我強起無或憚勤天下望公與溫公同升矣公辭曰六十三而求去蓋以引年七十九而復來豈云中禮卒不起先是神宗山陵公會葬陵下蔡京見公曰上將起公矣公正色曰鎮以論新法不合得罪先帝一旦先帝棄天下其可因以爲利故公卒不爲元祐二聖一起紹聖初章惇蔡卞欲并斥公爲元祐黨將加追貶蔡京曰京親聞蜀公之言如此非黨也惇卞乃已

聞見錄

初仁宗命李照改定大樂下王朴樂三律皇祐中又使胡瑗等考正公與司馬光皆上疏論律尺之法又與光往復論難凡數萬言自以爲獨得於心元豐三年神宗詔公與劉几定樂公曰定樂當先正律上曰然雖有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公作律尺龠合升斗豆區黼斛欲圖上之又乞訪求真黍以定黃鍾而劉几即用李照樂加用四清聲而奏樂成詔罷局賜賚有加公謝曰此劉几樂也臣何與焉

及提舉崇福宮欲造樂獻之自以為嫌乃先請致仕既得謝請太府銅為之逾年乃成比李照樂下一律有奇 二聖御延和殿召執政同觀賜詔嘉獎以樂下太常詔三省侍從臺閣之臣皆往觀焉時公已屬疾樂奏三日而薨

墓誌○又公作東齋記事曰君實子莫逆之交也惟議樂

為不合往在館閣時決於同舍同舍莫能決遂奕其以決之君實不勝乃定其後二十年君實在西京為留臺子往候之不持他書惟持所撰樂論八篇示之爭論者數夕莫能決又投壺以決之子不勝君實謹曰大樂選塊矣凡半月卒不得要領而歸豈所見然邪將戲謔邪抑遂其所執不欲改之邪俱不可得而知也是必戲謔矣

公清明坦夷表裏洞達遇人以誠恭儉

御名默

口不言人過及臨大節決大議色和而語壯常欲繼之以死雖在萬乘前無所屈篤於行義奏補先族人而後子孫鄉人有不克婚葬者輒為主之客其家者常十餘人雖僦居陋巷席地而坐飲食必均兄鉉卒于隴城無子聞其有遺腹子在外公時未仕徒步求之兩蜀間二年乃得之曰吾兄異於人體有四乳是兒亦必然已而果然名之曰百常以公蔭今為承議郎公少受

學於鄉先生龐直溫直溫之子昉卒於京師公娶其女為孫婦養其妻子終身其學本於六經仁義口不道佛老申韓異端之說其文清麗簡遠學者以為師法凡五入翰林四知貢舉凡朝廷有大述作大議論未嘗不與契丹高麗皆知誦公文賦少時嘗賦長嘯却胡騎及奉使契丹虜相目曰此長嘯公也其後兄子百祿亦使虜虜首問

公安否

墓誌○李廌談紀六東坡云范景仁平生不好佛晚年清神減節嗜慾一物不芥帶於心却真是學佛作家然至死不取佛法○又程氏遺書云今日卓然不為此學者惟范景仁與君實爾

然其所執理有出於禪學之下者一日做身主不得為人驅過去裏○又曰范景仁論性曰豈有生為此死又却為彼儘似見得後却去自有鬼神又却迷也

客有問今世之勇於迂叟者叟曰有范景仁者其為勇人莫之敵客曰景仁長僅五尺循循如不勝衣奚其勇叟曰何哉而所謂勇者而以瞋目裂眦髮上指冠力曳九牛氣陵三軍者為勇乎是特匹夫之勇耳勇於外者也若景仁勇於內者也自唐宣宗以來不欲聞人言立嗣萬一有言之者輒切齒疾之與倍畔無異而景仁獨唱言之

十餘章不已視身與宗族如鴻毛後人見景仁無恙而繼為之者則有矣然景仁者冒不測之淵無勇者能之乎人之情孰不畏天子與執政親愛之至隆者孰若父子執政欲尊天子之父而景仁引古義以爭之無勇者能之乎祿與位皆人所貪或老且病前無可冀猶戀戀不忍捨去况景仁身已通顯有聲望視公相無跬步之遠以言不行年六十三即拂衣歸終身不復起無勇者能之乎凡人所不能而人或能

之無不服焉如呂獻可之先見范景仁之勇決皆余所不及也余心誠服之故作范景仁傳

熙寧元豐間士大夫論天下賢者必曰君實

景仁其道德風流足以師表當世其議論可否足以榮辱天下二公蓋相得歡甚皆自以為莫及曰吾與子生同志死當同傳而天下之人亦無敢優劣之者二公既約更相為傳而後死者則誌其墓故君實為景仁傳其略曰呂獻可之先見景仁之勇

決皆予所不及也蓋二公用捨大節皆不
謀而同如 仁宗時論立皇嗣 英宗時
論濮安懿王稱號 神宗時論新法其言
若出一人相先後如左右手故君實常謂
人曰吾與景仁兄弟也但姓不同耳然至
於論鍾律則反復相非終身不能相一君
子是以知二公非苟同者

墓誌

三朝名臣言行後錄卷第五

三朝名臣言行後錄卷第六

太傅魯國曾宣靖公

公名公亮字明仲泉州晉江人中進士
第知越州會稽縣坐事謫官獻文召試
授集賢校理兼天章閣侍講歷史館檢
討修起居注翰林學士出知鄭州俄還
舊職權知開封府拜參知政事樞密使
嘉祐六年拜吏部侍郎同平章事熙寧
三年拜司空河陽三城節度使兼侍中
集禧觀使五日一朝久之納節以太傅

兼侍中致仕薨年八十詔配享 英宗
廟庭篆其碑首曰兩朝顧命定策亞勲
之碑

知越州會稽縣縣有鑑湖溉民田湖溢則反
爲田病公爲即曹娥江堤䟽爲斗門泄湖
水入江田以不病民至今賴之

曾內翰
撰行狀

仁宗一日召執政侍從之臣策訪政事時公
侍楚國太夫人疾謁告家亟亟以手詔就
問公條六事以獻其畧以謂寧堡柵畜兵
馬使主兵者久於其任則夷狄不敢窺邊

取之得其要任之盡其材則將帥不患無人損冗兵汰冗官則財用省徭役不專在農則耕者勸又陳古者取六郡良家子爲宿衛及府兵番上十六衛之制以明今宿衛之失言狂者似直愛憎似忠以明聽言知人之難而消讒諛之患蓋皆取當世之所先急而便於施行者以爲說云

狀行

異時領省寺者多以貴達且數遷徙類不省事吏得並緣爲姦公周覽詔條考校簿書分別是非可否不爲苟簡故所至舉職皆

有能名歐陽文忠公不妄許人至三班嘗以不敢易公舊事爲言其爲世所服如此

狀行

知鄭州鄭屋數路要衝冠蓋旁午州將疲於應接尠能及民事公獨詢訪閭里爲之除害興利轉運使歲多無名率歛而輔郡尤甚公至一切不報有不得已者使民以常賦代之民以不擾至今思之公爲政惠和而尤能鈎考情僞禁戢姦盜郡故多寇攘公至悉竄他境路不拾遺民外戶不閉至

號公爲曾開門常有使客云橐中物移文
求盜公諭以境內無盜必從者自爲也索
之果然使客慙服以爲神明狀行

公在樞府修紀綱除弊事數裁損冗兵又更
制圖籍以周知四方兵數登耗三路屯戍
衆寡地里遠近及在相位與韓忠獻公戮
力一心更唱迭和其所更革廢舉尤多以
謂政事以仁民爲先故其志尤急於去民
所疾苦而補助其窮乏罷弛茶禁歸之於
民籍戶絕田收其租爲廣惠倉以廩食窮
獨其他施設亦多此類

公嘗與韓忠獻公力贊 仁宗蚤建皇子以
爲天下萬世之本前此固有言者未之開
納至是感悟儲貳乃定狀行

公在位久熟於朝廷政事尤矜御名折獄異時
四方以獄來上者委成有司二府揔領綱
紀而已公得奏讞必躬自省覽原情議法
密州銀發民田中盜往疆取之大理當以
疆盜應死執政皆欲從之公獨以謂此禁
物也取之雖疆與盜民家物有間固爭不

決遂下有司議如公言比劫禁物法盜得
不死先是東州地產金銀坐疆取者多抵
死繇公一言自是無死者盖公推析律意
不差毫釐而主於平恕類皆如此

狀行

公嘗以謂夷狄驕於姑息屈於理折契丹縱
邊人漁界河邊吏不能禁後又數通監舟
益患之或謂與之校且生事公曰不可因
循不禁後將為患獨可委之疆臣且言趙
滋守雄州其人疆勇有謀可任因諭以風
指滋果能明約束設方畧絕其監舟而漁

者亦皆遠去謀告虜欲遣泛使滋又沮之
曰泛使非誓約雖至不敢上聞卒不至契
丹賀正使在館故事賜宴紫宸殿時英
宗不豫命宰相就館宴之使者以非故事
不就席公責以賜宴不赴是不虔君命也
人主不豫必待親臨非體國也使人覲之
安乎遂拜賜夏人犯大順城朝廷憂之公
以為彼方荐飢姑絕其歲賜遣使詰問必
窘急謝罪或曰得賜尚爾況絕之乎公曰
彼雖戎夷固能擇利而處也卒遣使皆如

公言羌酋鬼名山舉族來歸且言可率他族內附種諤乘其勢取綏州又欲因其謀招致他族或謂夷狄懷詐未可信且欲棄綏州上以問公公言舉族而來決非詐綏州我故地也既得之何可不信然遂欲招致他族則我素無備非倉卒可爲未宜搖動其衆後遣習邊事者計之不能易公

說狀行

曾魯公自嘉祐秉政至熙寧中尚在中書年雖甚高而精力不衰故臺諫無非之者惟

李復圭以爲不可作詩曰老鳳池邊蹲不去饑鳥臺上噤無聲魯公亦致仕而去

東軒

筆錄

